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六

古今體七十三首

己亥二

即事

去春雨雪足近畿却為盼澤廩南府

前冬至昨春近畿雨雪極為霑足而

直隸之廣平大名二府因與豫省毗連冬雪春霖俱未霑透未能趕種春麥為之廩念

今歲南府

屢霑膏

今歲廣平順德大名三府節據周元理奏報冬雪既霑而正月初間亦俱得雨三四寸所種秋

麥俱青蔥長發惟京城及近畿一帶冬間未得時霽春陰釀雨又屢成虛望深為焦急耳

近畿待久

心焦苦三冬歷歷望雪過望總成虛茲及雨土蘇雖有
趁耕人何若一犁滋以普然而播種實可需猶未四之

日趾舉惟是河工逮合龍

今日袁守侗等奏稱現在遵用兜袖之法已築新斜壩臺

十八九兩日每日各進一埽溜勢逼開更遠俟西壩之
埽趕過東壩頭一二丈則水勢漸成回溜再將東壩趕
進一兩埽即可相機合龍其新挑之引溜溝三百餘丈
已有八分工程溝口西淤灘亦趕緊切去四十餘丈其
引河九段計長一千一百餘丈亦俱加深挑挖俾三段
以下逐段漸低得有下注之勢期於廿二三等日上下
一律挑竣並擬將九段積水先行開放試驗暢順即將
引溝頭土壩刨開使水勢建瓴直下然後於兩壩兜袖
中相機堵合云云所辦俱合機宜惟
祈 河神佑助俾得速為歲事耳
遙念顯祈

神降祐

山西巡撫巴延三奏報通省得雪霑足復得雨澤

詩以誌慰

冬雪春霽既屢霑省城屬郡復同漸

巴延三奏太原所屬及通省各州縣

於正月初五及初八日得雪四五六七寸不等又三十四兩日復得雪四五寸至七八寸不等十四日省城

又得雪四寸

麥秋可預夏收卜晉地遙知民氣恬更悉甘膏

三寸被

十八日得雨三寸省城及各處普遍霑渥麥苗一望青蔥高下田疇亦俱可翻犁播種能

無慰志幾分添然其日即起程日

山西十八日得雨正值此間謁陵起

程之日至今迴蹕八九日逮反仍孤望愧魚
問竟未得雨為之愧慙

題舊端石環螭風字硯

端石天然風字存面螭亦泯刻雕痕用之批諾猶深慮
草偃於斯豈易言

詠漢玉輞頭餅

五輞輞頭餅難分秦漢周已看出稗角無復守隅頭港
古以自澤葆華弗外浮作餅插時卉清供雅相投

題王蒙山水

樹園茅舍竹龍扉
邁軸真宜靜者機
漠漠峯容自張幘
濛濛春氣欲霑衣
不無僮僕供灑埽
邨有賓朋論是非
高謝尋常隱士傳
移文恐惹北山譏

雨

二月朔日

昨晚終風霾欲作
既而風息湧雲生
五更問徹纔霏雨
二寸霑微遂放晴
慰不抵愁難措意
失由於獲若為情
朝來京兆騰章報
甕語徒云頗利耕

保定報得雨四寸因詠事

保定及京縣同為望澤久昨日看雲容果見向南厚督

臣出巡方

直隸布政使單功擢按察使文祿奏稱保定省城於正月三十日亥時起至二月初一日

已時雨勢綿密入土四寸四鄉一律普霑現在雲陰密布霑被必廣因督臣周元理巡閱公出是以兩司會奏

藩臬封章奏

叶

云得四寸霑一犂潤耕畝豈不為之慰

慰餘仍自醜春雲滋復濃其更霑恩否把筆如鳴鳩喚
雨意在口

題明人鄧尉觀梅圖

勝地相將勝友招觀梅燈節雪初消

見陸治識語

清香淨色

兩無盡畫格詩裁一例起手眼不妨誇各出

陸治寓梅王穀祥寫人物

文嘉補山石錢穀補泉各盡所長而陸師道則題說總叙其事

神情原自寓同條化人寺

裏憑闌處南望無端飛興遙

詠方竹杖

有節方其體此君果是賢題詩肖仇遠入史勝張騫
簞筍儉殊代澄州產早傳提攜足扶老聊以待他年

題宋端石騰蛟硯

側理微存翠點加墨池潤意慈心芽騰蛟設以喻文筆

應贈詞宗學士家

詠嘉靖雕漆椀

果園精品別朱紅嘉靖相承永樂同梓氏髮人各呈技

稍當撻素遞施工躋堂畧寓稱觥意篆刻萬壽二字或躍原包

利見中

統以升降二龍

設使孟圓凜切已脩齋當日豈欽崇

齋居

齋居逮

祈戎國本念民

天復望雲興矣

是日晚
陰午晴

仍看霽惘然，晷長影漸短，政簡

意彌虔。最切河工問，洪流未翕川。

儀封漫工尚未
合龍懸盼甚切

仲春

社稷壇禮成述事

歲歲必躬親

春祈所為民禮應，上戊日虔值望霖辰。

自去冬望雪，昨
二月朔日雨，纔

二寸切冀
霑霈甘霖鐘鼓克諧奏，豆籩亦具陳。

方壇宣祝史，繹思

去聲

致慙頻。

左傳季梁對隨侯云：奉盛
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

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今祝文雖不用其語而為民祈佑之意則同昨歲河南被水較重安徽毗連處亦漫溢及之河北甘肅江蘇偏災均所不免雖賑卹優施冀民得所然憶左傳民和年豐之文不能不滋慙耳

春仲經筵

經筵兩歲闕臨諸撫帙猶然意戚予

丁酉戊戌兩年未舉經筵之典茲已

踰大祥進講惟允雖戚未能忘而禮不敢過也祝閱大祥應講習相將精義繹

經書先勞勞更期無倦上下斯光有餘

是日論語進講先之勞之

請益曰無倦易經進講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予所製御論於論語則以為夫子此言為有司親民者而發而人君為政之道實不外此臣之勞在身君之勞在心於易經則以為自上下下二語非止申明損上益下蓋言為

上者當不自恃崇高應虛已撝謙尊賢納諫乃由上以下其下其道有弗大光者乎雖文臣皆以為確論而斯之猶未著論聊因杼已見盈庭咨爾莫虛譽能信耳

經筵畢臨文淵閣有作

文淵咫尺近文華禮歲經筵此賜茶

文華殿進講畢御文淵閣召講官及

侍班諸臣入列坐賜茶

新署冰銜協名實

新設文淵閣領閣事二員以大學士兼掌院者

充之提舉一員以內務府大臣充之直閣六員以內閣學士詹事少詹事學士充之校理十六員以庶子侍讀侍講編修檢討充之檢閱

待藏四庫煥雲霞次排雖畢

事求覈

於永樂大典散篇內集輯成編不下三百八十餘種多有世不經見之書命館臣詳加校勘分

別應抄應刊檢校宜精期與賒佇遲去聲功成開慶宴木

天佳話更堪誇

題舊端石雲雷編鐘硯

編鐘摹漢抑摹周

博古圖周漢編鐘皆有此式

隱現雷紋雲氣流水

部設如方待扣金聲擲地亦相投

詠古玉圭

有玉之質無玉英澹華去藻沈潛精如君子學久乃成
幾千年出誰佳城琢刻台斗山河形似周鎮圭而少銘

古玉圖譜云周玉鎮圭琢刻三台斗極山河之形此圭製相彷彿惟譜所載琢形止一面而背有銘此則兩面皆琢耳
姬氏禮樂斯贊經闕雕麟趾馳遙情

王蒙紫芝山房圖

太古林巒塵世遠
野鷗家鶴各怡然
山房著在蒼松下
便不餐芝也覺仙

西直門外作

昨近憑輿見麥秧
旬朝覺復較前長
春雲聚散方無定
待霈甘膏意更忙

宮中十日未郊行郊外韶光頓改呈今歲陽和迴暖速
春分甫至似清明

朔朝二寸畧為滋郭外青青麥隴披忖度農功誠可待
越因可待切愁思

仲春駐蹕御園即事

祈社經筵禮具修仲春御苑駐鳴騶再替條過仍縣徹
一晌迴思驚隙流綠柳紅桃都罷問山亭水榭且遲遊
宣尼瑟不成聲意至教誰能外此不

山西巡撫巴延三奏報得雨詩以誌慰

春雨誠艱致况兼三省同

北方春膏最為難得昨周元理奏保定河間景州於初一

日得雨頃阿桂奏至豫省得雨之日亦同巴延三又奏山西於是日得雨三省同日均霑為之心慰惟京畿雖霑而未

半朝期已早五寸澤尤充

巴延三奏太原省城於正月三十日寅時

至二月初一日丑時得雨五寸餘所屬各縣及汾州府平定忻代霍諸州亦同日得雨四五寸四野霑足二麥含滋春耕亦資利益云云其優渥倍於京城雨時亦較此早半日

慰矣因黔赤慙哉切

已躬難安披覽際細霏祇濛濛

披閱奏章時正當微雨霏灑惜雨勢未成為之

悵悵

即事

自晨達晚陰細雨時止落其間風妬之雲亦不為弱宵而復至曉仍如晝所作問徹五更天曾無一寸若逮辰遂放晴孤望徒落莫春寒增料峭左近或被澤叶彼此胥吾民近遠何厚薄人情急目前把筆滋慚作

直隸總督周元理奏報保定得雨詩以誌事

細雨前朝未霈施却為保定渥霑時看雲空說通省遍

初七早此間細絲飄灑雲雖濃而雨未成茲周元理奏報保定省城於初七已刻得雨至初八辰刻止綿密細

潤入土實有八寸四野深透現在雲勢甚為廣遠看來
通省無不普霑云云保定距京甫三百餘里彼乃優霑
此僅微灑慰入土真稱八寸滋豈識向隅百里外尚殷
益滋慙耳

望澤一心疲雖然多有興鋤地誠慰誠慙祇自知

題舊端石梅朶硯

梅花阮石性同梅聚五攢三朶朶開設贈藝林供點筆

元章縮手意應猜

王冕畫梅多纍纍如貫珠此硯式頗同

詠和闐青玉雙環鉗

琢是和闐玉肖惟脩內形

做宋官窰鉗式如脂雖遜白比黛尚

餘青具耳堪提挈
採花貯馥馨
設思守口喻五字當去聲

鐫銘

題沈周寫景幀

溪環崦抱鎖重林
真是入山恐不深
使者後來求弗得
誑為曲也直為心

右疊崦重溪

槁頭杖立若沈思
莫怪畸人得句遲
似有祖鞭先著者
松風吹出不言詩

右野橋詩境

邂逅相逢野水湄
古今商榷偶談之
並舟者問伊誰氏
甫里陸和逸少皮

右漁船對話

竹齋自合幽人住
荷殿何來隱士家

幘間題云竹密山齋冷荷閒水殿香

而所繪乃隱逸景水殿非隱士所能有因戲及之

雖以寄懷工部句
徐陵聯却

寫成差

右竹齋荷殿

石亦白兮泉亦清
屈屣兀坐足怡情
設如鷲遇王武子
不學歸非孫子荆

右清泉白石

秋風微動碧江漪
不繫輕舟泛渚湄
散髮何須登太白
濯清猶覺此為宜

右散髮輕舟

幾點丹楓霜染時
近看的皪遠迷離
飒然一段江南意
艤棹溪邊試領之

右楓林秋色

落葉風吹萬樹疎
故山不變是吾廬
便教倒篋傾囊檢
且喜曾無封禪書

右黃葉林廬

棲者安然來者飛
並接一宿總知幾
阿瞞不識息心處
看此枯枝亦可依

右枯木寒鴉

竹莊避暑小盤桓

見沈周自識語

寫出雪村萬木攢
底識畫家

工換景為教沽酒解嚴寒

右雪村沽酒

大學士阿桂等奏另籌引河攔壩工程詩以誌事

昨秋河決豫時和儀封二時和幸合龍

時和驛漫口塞而復開者再至

十一月杪始得合龍儀封功未遂將成每致變因為袖壩勢

儀封漫口

於時和驛未合龍時先已堵閉及時和之工甫竣而儀封復潰且其口門水深七八丈溜勢甚急工埽難施因

籌兜袖之法令兩壩頭一長一短外層包過內層數丈俾成回溜之勢或可於兩袖相距間乘勢合龍因寄諭

相商司事者皆以為可乃所作壩袖壩惜復薄刷底波頭單薄難禦急衝以故工仍不就

衝潰叶去歲呈圖時硃筆曾標記引河宜取直不應為

惜費而時工已興漫口下開墜埽乃受波激屢激屢沖廢

叶去冬披閱進到河圖以所開引河之地不得形勢

魯於其上游用硃筆標識并諭以若初時即就此處挑

挖引河雖工大費多而事或可早成乃專就地近工小

起見所費雖覺稍省今前工盡成虛擲恐其費更不止

於此已高晉稱知河以此慙恚致高晉素暗河工特命

而果然高晉素暗河工特命揭南河熟於工作者

赴豫堵築漫口乃屢築屢開高晉亦幾於無策因而

慙恚成疾遂至不起為之悼惜然於事究無補也嗟

哉喪良臣究亦無濟事熟思事體大任此資忠智守伺

表及立德姚恐或無定志因命阿桂往鎮靜集衆思高

既沒在工更無可恃之人袁守侗本未習河防姚立德亦鮮有定見因遣阿桂馳往令其集思廣益以冀成事正值河復決因議改絃治引河移就上硃筆曾標地阿桂閱視工所以現開引河在決口之下不能掣溜必須於上游澤地另開引河方可得勢因親往履勘議於十堡施工另挑使大溜自西來注即先趨引河自不至復通南岸漫口方易藏事其地即去冬於國內硃筆標藏處也慮因遵旨為然實無別計其費雖倍昔惟期事有濟

較屢塌所失其省亦不啻為期與以寬

余以舊工既屢築不就不可不

解絃更張悉如阿桂所議行仍諭以引河宜挑挖寬深壩工宜幫培堅濶其兜袖壩頭尤宜加厚使可抵激溜而致迴濶雖多費亦所不惜且予以前鑒莫輕試南望兩月期限庶得實力妥為一舉集事

繼遙心永言識吾愧

降旨緩征豫省地丁錢糧詩以誌事

二月開徵例則然豫民災薦被堪憐決河尚待成工日

別郡那無辦料田各縣催科概從緩

儀封漫口屢冲瀕河復有被淹之處

其麥秋不無歉薄即未被災地方出夫辦料小民亦多踴躍急公本年錢糧現屆開徵之期因降旨槩行緩至

秋成後徵收以紓民力

窮簷渥澤俾均宣邇聞春雨頻優霈

近據新調

豫撫陳輝祖奏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懷慶各屬於正月三十至二月初一得雨二三四寸不等麥苗滋滋暢茂

早秋亦得乘時播種

為祝雙登

謂麥秋及大秋也

意倍虔

山東巡撫國泰奏春雨霑足麥苗暢茂情形詩以

誌慰

早悉新春霑美澤茲稱春仲澤滋繁初之一及初八雨

寸以四仍寸九論

國泰奏二月初一日自辰至申濟南省城得雨四寸各屬同日均霑又於初七

戌時起省城膏雨綿密竟夜達旦至初八酉時方止竟入上盈尺且雲勢濃厚霑被必廣麥苗極為暢茂

夜達晨誠罕遇麥芄禾茁信殊恩每言慰即兼言愧反
覺侵尋愧此言

題錢維城玉蘭紅杏

玉蘭花白杏花紅一例昌昌治惠風設使女夷注詩義
自然甲乙品難同

詠漢玉夔紋璧

非穀非蒲別製是肉是好差殊

肉應倍好此璧內
好皆二寸故云

夔紋

大似重刻土花實以久鋪黑白由其外象虛實可驗中
孚竭爾摛詞有會曾經玩者誰乎

詠紅絲鸚鵡硯

鴻漸不羨用為儀石亦能言製亦奇疑是彌衡成賦後

餒肝吐出一絲絲

山西巡撫巴延三續報得雨詩以誌事疊前韻作

月之初一日晉省普霑同

先是巴延三奏二月初一日晉省各屬普霑渥澤茲

報七朝陽復逢五寸充

茲續報初七日省城復得雨五寸餘平陽等八府平定等十州

亦皆於初七初八各得雨四五六寸至八九寸不等遠近透足麥苗滋長穀豆皆易發生農民倍加歡悅念

遙誠慰志撫近益慙躬披牘難堪處惟看細雨濛

早間披覽

奏牘時細雨徐零地皮濕潤若能竟日霽霑入夜不歇庶可有益乃甫及已時即止為之悵然

清明

清明例拜埽固知非古制然有其舉之則亦不敢廢朝
謁

安佑宮敬以當

陵祭

凡清明日例應遣王公等祭各
壽皇殿在御園則於

安佑宮親詣

皇祖

皇考

次詣

神御前行禮

恩慕寺切用紆悲思雖無

神御奉

遵

暢春園為
舊典不敢於此恭奉

聖母昔年駐蹕之所予惟恪

神位御

容祇於恩佑寺側敬建
慕寺奉佛以報

慈恩耳

然實向居地昨春躬蒞

土

昨歲以
添土禮躬詣

聖母奉安
展謁今惟詣

陵寢後初值清明應行
恩慕寺瞻禮以申悲

悃

迴憶又隔歲光陰誠迅哉考

養成陳跡

叶

撫今一湖昔灑淚安能置三日三夜陰寸

雨纔霑暨孤望徒悵然誰復問節事幸而未起風默叩

因農計

農人有清明風刮土帝連四十五之謗今年清
明前連陰三晝夜微雨寸餘即止雲起雖濃釀

而未成盼望徒切所幸清
明竟日無風差足慰耳

微雨

二月廿
一日

三日夜常陰間霽入宵微雨不期成

日前濃陰三晝夜
釀雨未成旋復開

霽昨午後風起已無雨望入夜忽微霰霏絲不期
而得惜時斷時續未能滂沛達旦僅霑二寸耳
五更

歷問空達曙二寸纔霑又放晴朝士徒教衣袂濕
是日御門

時雨點稍密因命部院進疏內閣奏請折本及侍
班陪奏各員均由殿左右迴廊而上俾不致濕衣
農夫

未遂黍禾耕邇來頻報滋甘澤
豫晉山左各省屢報春膏渥被即畿南諸郡及古

北口薊易兩川亦均霑優霽惟京城久盼未
得雖有雨未能深透每閱奏報慰不及慙之甚也
云慰云

慙亦厭生

陝西巡撫畢沅奏報各屬得雨詩以誌慰

月之初七八密雲而不雨誰知自西郊晉豫逮齊土無

不被膏澤保陽及南府亦霑四五寸麥滋可耕秦秦省

為最遙今朝奏章覩二麥抽穎時正滋優渥普

畢沅奏正月三

十日及二月初六初八等日西安同州等五府邠乾等六州均報同日得雨自五六寸及深透不等麥苗豐蔚菜

豆春蔬亦均暢茂云云覽之欣慰而京城雖有微霰總未溼霑益無解於愧而自訟耳 慰哉復慙

哉慰弗抵慙苦觀象貴玩辭小畜明告我叶我無文王

德亦非其位主或者施未行屯膏向戒許或者陰止之

遠

去聲

小人聞古

此

兩事雖舉以自反其實余於民瘼時切塵念凡有可以惠民之事無不立見

施行臨御以來每遇水旱偏灾不惜多方賑卹並豫詢之督撫于每歲新正加賑即如昨歲豫省黃河漫口被

災較重撥帑至二百六十萬兩截漕至三十萬石而湖
北偏災賑濟亦撥帑一百三十萬兩又撥部帑一百萬
兩運解該省備用且普免天下正供已經三次而七省
漕糧亦兩次普蠲稽之史冊從無有如此者屯膏之說
可以自信必無亦天下臣民所共見至簡用大臣則自
皇祖皇考兩朝皆乾綱親攬柄不下移並無
奸邪擅權如唐之李林甫盧杞宋之王黼蔡京秦檜明
之嚴嵩溫體仁輩之竊弄威福余踐阼至今恪遵
家法飭紀整剛大小臣工亦尚知謹畏其或旅進旅退
容所不免若植黨營私奸欺蒙蔽者實無其人又安得
有小人在側之事亦中外所共知者乃各省及畿輔稍
遠者俱優渥春膏惟近京百餘里間甘澤未能透足反
覆思之實不自反莫知由咄咄意徒撫
得其故也

題詹初讀李敬業傳

一語亂唐因李勣討其移阼子誠賢禍成幹蠱千秋烈
何事寒松反快焉

李勣陛下家事一言成君之過且以貽患家國實為
千古罪人其子敬業起兵以討偽周事雖無成而忠
不可沒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何慘禍之足云若
敬業者真能幹父之蠱不意勣乃有是子而詹初詩
顧云乃知成禍者慘禍亦歸躬且序云武氏之立未
幾而勣之嗣先滅予於此深快天道之有知云云嘻

是何言耶。唐初之意，蓋以為武氏之禍，由勲而勲之。
子先死，此惑於庸俗禍福之見，而不知忠烈大義，千
載不朽，敬業固未嘗死也。因題識以斥正之。

詠登州魚石屏

重慶江心魚刻石

見酉陽雜俎

湘鄉縣界石藏魚

見一統志湖南長沙

序

向於土默

蒙古土默特旗急呼之則為土默特，亦如厄魯特急呼之則為厄魯之類。

曾經

見

甲戌秋過土默特部落，其土人種地得石，剖之，有魚形，大小畢具，狀若遊泳，製為屏，曾系以詩。

茲復

登州一例，胥豈是人工。施績畫端，因造物與吹噓，奇形

生以無生永燒尾龍門定不如

唐寅湖光晴色即用其韻二首

輕帆風送遠湖平騁望猶難目與成識得倚欄人意矣
洗心聊且俯澄瀛

荒村寒樹野橋平別有疏軒駕嶺成自是遠離塵俗地
畫家何乃美登瀛

寅自題云此際閑干能獨倚分明身自試登瀛茲則反其意也

題南宋蘭亭硯

永和九歲禊景定五年春

硯面右方下鐫此五字蓋宋理宗時物也舉古非

徒漫獲今有宿因鬼工泯刻迹繪事善傳神深入墨池
鏞猶疑曲水濱

西直門外

國俗由來重

祭神祭神如在合躬親暮春之朔舉吉禮曉命輶輿返
禁闥

廿餘日未此郊行綠重麥畦苗勃生更有憑觀深幸者
新秧禾黍亦抽萌

都說去年秋雨渥麥根固復可春耕人言豈若目親覩
對此能無畧慰生

雖然畧慰更厘思此際甘膏難再遲日引月長春暮盡
設仍弗雨恐孤斯

微雨

三月朔日

春季朔之朝雲生雨旋去聲飄細零空鎮日微霰亦侵宵

卽聽溜聲響徒稱霏勢消祇霑二寸澤未解一心焦

西直門外口號

菜畦麥隴歷憑諸小雨無過畧洗如澤既施之而弗渥
似言為政警乎予

題柳公權書蘭亭詩并後序

偶看禊帖戲鴻堂惜漫漶教闕補旁

公權書蘭亭詩戲鴻堂刻本多有闕筆因命于

敏中就其漫漶闕畫者隨邊旁補成全字同原刻本並董其昌臨卷及余所臨董卷鈎摹勒石共成四冊曾賦詩以識將

謂佳談藝苑擅誰知真本石渠藏

戲鴻堂帖雖有公權蘭亭詩而墨蹟則未見也

茲偶閱石渠寶笈書卷則公權真蹟在焉刻本即此卷惟少孫大年黃伯思以下諸跋

却疑有柳何

無董

此卷既刻入戲鴻堂帖卷中何以無其昌題識又理之不可解若

所喜因羊翻得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十六

昨題戲鴻堂原刻公權帖有補王恰似得其半之句乃惜柳蹟之散佚今於無意中得之為之一快

虞褚馮鄴

唐四絕

今復以此卷及虞世南褚遂良馮承素摹本並為鈔刻合成八冊擬以蘭亭八柱名之庶卷本具昌畫禪

室中物柳卷則戲鴻堂所鐫若馮褚兩卷乃香光固未之見皆唐時名蹟並裒集上石足傲香光矣

曝清暇足傲香光

仇英桃源圖

鈔鑼溪接武陵源峽口通人宛見村望去陌阡鷄犬富迎來

老幼笑言溫傳神別致超凡品

仇英畫多院體此卷獨辟摹趙千里法無凡俗氣

世高情足靜論粉本問從誰所得伯駒真蹟石渠存

詠汝窑枕

秘器仍傳古陸渾祇今陶穴杳無存却思歷久因茲模
豈必爭華歆彼繁口自中規非土匱足猶釘底異匏樽
孟圓切已近君道玩物敢忘太保言

題舊阮端石雲芝硯

質已珍龍尾色猶葆馬肝滄疑吐雲氣靜足助文瀾恒
此披三秀堪因消四難日新伴柴几銘似讀湯盤

雨 三月十
三日

望雪侵尋望膏霰未霑祇百里圍京

自去歲三冬盼雪
至今春盼雨京城

及近畿百餘里雖霖霖
屢滋總未得霑渥澤
豈能慰遠而望近以此懷慙更

切忤詰且不期雲陣佈終朝屢見雨盆傾立庭劇土知

深透始解煩憂七字成

今年北省率膏霑

今歲豫齊既屢渥春膏晉秦並疊霑
甘澍畿封各屬亦節經得雨麥收均

可期豐稔畿輔亦頻稱澤漸獨是近京三寸闕每教返已百

憂添忽逢雨落

天恩霈還可麥收農諺占

農諺云麥收三月雨今幸得
雨深透且在立夏前八日尚

可叶田家占驗去歲較量猶厚幸

昨歲清明以後每日有風自
三月闕雨直至五月中始得

透雨今年春令無風得雨又在三月望前且上年山東河南春夏無雨二麥歉收今春豫東雨足麥禾俱極豐蔚實較去歲為勝益
上蒼眷佑云滿招損戒敢心恬

題陳容六龍圖用舊題容九龍圖韻

豈曾擲杖戲仙翁走筆為龍龍性通物既有奇必有偶
禪如非色亦非空之而天矯神間遇髻鬣葩鬚意外工
設以時乘喻乾德體斯未信企慚中

夜雨

三月十五日

前日優霑今復陰顯期仍沛作甘霖由來知足定誰是

可識倍功以半任入夕遂看潤砌點通宵果聽溜簷音
不無慰恐有驕意虔鞏惟深敬畏心

和闐玉做周夔匪歌

和闐水玉出玉津溫潤非山玉可羣小玉竊者茲已紛
如捐山每置不詢濫觴乃至監視臣斯而不罪法安存

去其已甚弗太勤

高樸竊玉私售之案如奸商張鑾趙鈞瑞與之勾通牟利罪無可道其在

蘇州購自張鑾者尚難辭知情之咎若再行轉售即不
必窮究株連又私買回人玉石至內地售賣者訊非高
樸同案止將私玉入官其人悉行省釋此
即余每事去其已甚不為已甚之意也
是誠秋貢勞河

脣色質胥稱琳瑯珍倣以周製為匱尊有流有鑿有夔
紋時樣祛彼華藻新師古爰述說攸聞

題宗楊時龍尾歛硯

金星佳品訪於錢

高似孫硯賤云龍尾溪石金星為貴景祐中錢仙芝守歛得李氏取石處

大溪水深不可入改溪別道所得畫佳石

賜識宣和之五年

硯背錫篆大云宣和五年五月

五日帝召過英殿說書賜此硯其後子孫世守之楊時識二十八字

宋殿說書忠實殫程

門立雪學真傳道南羅

從李

明承派議北童

貫

梁

方

直斥奸內聖外王原不二吾於斯也兩茫然

雨中泛舟三首

曉臨勤政

殿名每日勤政之所

趁新晴旋見西南雲復生
傍午後

湖偶泛舫烟絲拂拂送涼輕

菜畦麥隴沿隄有慮曠愁暘即日無景況
三朝全異向何脩得此自箴吾

日出半陰山似夏雲來即雨水增波縱非娛志
向花柳也覺紆懷為麥禾

題蘭亭八柱冊

有序

自永和之脩禊觴詠初傳迄貞觀之蒐珍鈎摹迭
出惟定武馳聲藉甚而闕文聚訟紛如寢至翻刻
失真亦復操觚求似顧善本之難覲層出無慮百
千且好手之罕逢名蹟或存什一繁諫議寫其篇
帙波折又新洎香光倣彼筆蹤杼機獨運余既使
舊卷之離而重合因從幾暇再臨尋復惜原本之
剝而不完詔付文臣徧補於是四冊並教刻鵠然
而一編不外歲鴻披柳蹟於石渠魚集唐模於壁

府仍琬琰之咸列俾甲乙以分函永為藝苑聯
珠題曰蘭亭八杜若承天之八山峻峙極和布
而為埏譬畫卦之八體流形奇偶比而依次分
詠已舉其要彙吟更括其全

曠來自蕭翼舉出本元齡真已堂堂俠搨猶字字馨誰

知聯後壁原賴奔前型

柳公權書蘭亭詩惟於戲鴻堂帖見之初不知其墨蹟已入內

府近聞石渠寶笈書始知其卷久列名書上等石渠寶笈乃張照等校定而董其昌所臨柳卷即藏照家且戲鴻堂刻本亦照所深悉乃柳卷無其昌題識及卷後黃伯思諸跋未經刻入皆其中之可疑者照曾未一語及

之亦不免
踈漏矣

恰爾排八柱居然承一亭擎天徒覺語特地

示真形摹固得骨髓

謂褚虞馮

書猶闕逕庭

謂柳見董其昌臨帖自識語

董臨傳聚散

董其昌臨公權摹初藏張照家本屬全卷後以四言詩并後序及五言詩析而為二

蓋照身後為人竊取也及二卷先後入內府經比較知其故復令聯綴成卷俾為完璧名蹟流傳離而為合或默有呵護
于補惜凋零
戲鴻堂所刻柳詩漫漶闕筆者多去歲特命于敏中就邊旁填之者耶
補殿以幾餘筆藝林嘉話聽

詩本

詩本例分上下編率當一百卅餘篇丁年樂府補空半

丁酉新正聯句西苑例宴及御園燈節悲視常年得詩
將盈半冊自正月二十三日止大事以後惟記典述

將盈半冊自正月二十三日止大事以後惟記典述
驚雨賜誌事間有所作而御園萬壽山玉泉山聚罷遊
覽題詠故所有之詩非但不能分兩編并不能滿一帙

因以丙申年所有之詩非但不能分兩編并不能滿一帙
新樂府五十首補足一本 戊歲盛京綴帙全 仍無遊

詠之作以全韻詩篇幅較多足數上編之數而下編則
因秋間詣盛京瞻謁 祖陵即事記述計詩一百四

十餘首遂 秋月春風景無問山情水態句捐妍即今祥
得盈帙

禪遊猶懈月令搜吟擬闕填 今年四月中旬以前仍當
不事遊詠所得詩尚恐不

能滿上編頁數因擬按月
令七十二侯賦以填闕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七

今體詩七十二首

己亥三

月令七十二候詩

有序

訂月令以貫年呂覽經漢儒之輯繫時訓而臚曰
周書述汲冢之遺迨條列候名魏叔始登之歷志
迺吹求節氣林甫擅竄夫經文他如通卦驗之流
傳不無歧互溯彼夏小正之纂記頗有牴牾今曲

臺既布在學官而時憲復徵為典故海寓奉一王

之朔罔敢差池士林準六事之恒疇能擬議顧考

自三唐以下罕賦其全

唐時試帖間有以月令命題者約計不及什一

即

檢諸四庫之中莫尋斯什

命館臣於四庫全書集部內檢之自唐迄明從

無詠七十二候者

祇有東海散人之作實同巴渝下里之

歌雖猗猗在所必刪燬其他知禁非已甚固蚘鳴

殊無足取存厥真見格本太畧

國初顧德基東海散人集有此題其

他書毀謗本朝悖謬應燬而詠七十二候之作尚無違礙語姑存此卷亦使人知余實不襲其隻字

也

茲乘清籟之幾間爰按陳編而拈詠由春孟迄
於冬季歲月勻排從凍解通及澤堅始終具舉既
隨題而得句亦因事以立言或為闢謬砭訛仍復
引伸觸類如鳴蜩鳴蜩之弗爽何鵠鳴忽欲從周
彼祭鳥祭獸之無稽即獺祭寧諳報本鶴鵲鵲之
未詳其族嗟耳食徒事紛呶鹿麋塵之鮮識其羣
繫目擊方堪釐正虎性惟知猛噬奚由感善政於
劉昆露氣豈有高低誠足誚求仙之漢武熱獸善

藏其食穴秋官之訓詰滋疑飛鵲受抵乎玉山桓
寬之鹽鐵非妄蛭蝨觸雨晴之氣漫誣鄭衛之音
聲雷電昧先後之機應悟震光之近遠屢蛤入於
淮海誰則見之難雉順其雉字故嘗聞也泉動比
源長不涸車牽非凍結何行風至與物極同詮舟
居詎梅蒸可避反舌畧如鴟鴞寒暑攸分寄生曷
肖螳螂質形又判進先園吏王瓜殊苦菜之鋪荼
開護封姨荔挺讓桃華之待沐若夫鷹在野而自

能常飽可通於敵愾因糧至如雨漸石而正協時
行每懼其漲川害稼木蘭值鴻賓之際雁臣徠効
馳驅太液當魚陟之前水枝閱施頌賚粟留喚麥
穰秋最企豫齊戴勝降桑登繭尤虔吳越凡皆即
此以通乎彼間亦舉一以例其餘日就四章幾滴
纔聽蓮漏期贏半月三英恰數莫階大而課織劬
農兼該圖治精之格物窮理洵足愜心披七十二
候之都全約仿生春賡疊依三百六旬而適遍差

強花信更番於焉體物緣情豈曰因難見巧各成
韻律並系弁辭

正月立春節三候

東風解凍

一陽子半已初生論節應從元繼貞底識立春標歲始
試看解凍拂風輕閭閻欲暖漸徐泛習習為條波細呈
育物對時義象著登臺何以樂吾氓

蟄蟲始振

青陽氣應水和風振蟄旋因及百蟲僂指數來剛逮五
披襟對處恰從東蠕蠕欲動方啓戶屈屈求信尚守宮
蛇蝎蛟龍無不育大哉造物有鴻功

魚陟負水

解凍非云凍絕無輕嘶薄凌去聲尚存湖陟之乍擬親迴
鴈負則偶然殊聽孤逸士且遲思澤畔參軍何用喻
鰕隅設云結網臨淵羨董子名言亦啓吾

正月雨水中三候

獺祭魚

物生孰不性靈含海獺知春視亦眈度水因之為曲穴
祭魚遂爾取深潭圍陳乃似習乎禮狼鬪依然敗以貪
何事簡編列書八寓言仍復有樊南

候鴈北

旋轉璿璣物盡知自然隨運那資師衡陽律暖因呼侶

塞北天寬可育兒

鴈於仲秋往南避寒至仲春則回向北蓋鴈本聚居於沙漠水澤間字育

皆在其地耳

嘹唳度雲聲落漢徘徊印月跡留陂君王鳬鴈

光輝有莫漫高飛太液池

草木萌動

昭蘇橐籥遞侵尋不疾不徐邕且惜遍地含芽及莩甲
連林柳眼與梅心形於無處覺其有色向淺中染以深
物自樂哉民孰省惻然漢詔意貽今

二月驚蟄節三候

桃始華

菽菽山凹復水邊春華頭踏信初傳欲彈蓓蕾耐寒峭

得美丰姿灼日鮮白似與梅作孤注紅如忌杏著先鞭

開時笑二慣相妬望雨長教歎悵然

山桃開時輒多大風又北方春月每

常盼雨故花時多不能暢適也

倉庚鳴

金衣恰試出幽黃遷向喬林聲漸揚豈有不平鳴咄咄
率因應候舞棠棠調喉無礙歲枝密刷羽偏能選樹芳
我讀豳風重民事聽之每為念蠶桑

鷹化為鳩

鳩化為鷹鷹化鳩

鳩化為鷹雖不見於月令而見於京房易占

仁於春返義

之秋

孔氏曰反歸舊形之謂

戴家不盡辭因著

大戴禮曰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

變而之仁故具言之鳩為鷹而之不仁故不盡其辭

董氏扶陽意可求禽類尚能

體愛育人心豈得恣虐劉寄言行獵渭城者亟亟何須

屢下韞

按月令仲春鷹化為鳩王制又有鳩化為鷹之文鄭
司農注云鳩化為鷹在仲秋是二物互相變化見於
禮經雖因溫肅以言仁鷙之理而其何以能化於義

未詳但今之鷹產於北塞貢至鷹房飼育之而鳩則
林藪皆有即所謂布穀林丞蓄鳥雀者間亦育之乃
衆所共見且鷹大而鳩小其形今古不異亦殊不相
類鷹或養至數年而鳩亦可經歲不聞其互為變化
也豈施於鞬籠即不能變易而飛鳴山澤間始能適
其性乎蓋鷹之類不一鳩之類亦不一世人各予以
名注釋者傳聞無據甚有以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
大而鷙者皆曰鳩之說尤為倒置故禽經鳥疏聚訟

紛如難以殫辨鷹能化鳩鳩復化鷹蓋必無其理亦
如冬夏麋鹿之角解非經考定不能覈實此予所以
有取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也

二月春分中三候

元鳥至

春來秋去孰為之夏見冬藏亦豈奇祇以翱翔能任運
遂如宛轉善知時儻逢王卷本無意欲入虛梁底有窺
千古原多枯詠者而何獨著道衡詩

雷乃發聲

震位更臨中月候為雷初試發聲和屈伸蟄出天教喜
鬱鼓利興律豈訛望雨每因希聽亟推雲惟是祝休多

顧家詩句傳奇語奇矣其如鄙若何

顧德基是題詩有雷家兄弟折衝初

及風雲連日候泥猪之句又自注云雷州古海康郡雷
在地下如猪又雷兄弟五人惟第五最剛躁為天帝折
衝拒難之臣其意止知好奇但語涉
不經詩筆亦近鄙俚大雅所弗尚也

始電

雷電相需孰後先或因遠近識其然雷緣近故先聞耳

電以遠斯後見旃五日為期亦約畧

見月令
疏引河圖
云陰氣

陽為電電是雷光最為近理又埤雅云電與雷同氣其說亦合因驗以衆所見聞者如電光甫掣霹靂即隨此發之至近者也或電光久閃雷乃徐鳴此稍遠者也若止見電而不聞雷聲此相去甚遠者也按易云震驚百里世因有雷百里電千里之謬亦言百里以外即不能聞聲而電附天而見故光能及遠如夏秋之夜電光閃爍遠薄雲表而近地則星月皎潔或久而雲湊雨集雷電交作足為自遠而至之徵或竟夜晴而不雨則俗所云百里不同天也蓋雷與電本非二物以今鎗礮喻之電光當在雷聲之前其理易曉故仲秋月令僅言雷始收聲不復言電也魏書律歷志乃以二儀妙運藉昭宣五日一候分屬之則未免失之泥耳

二儀妙運藉昭宣

協時惟正不語怪何必稱奇列缺鞭

三月清明節三候

桐始華

桐生茂豫逮春三遂有桐華枝妙含花落實成青則美

實孤花望白應慙

華而不實者曰白桐華而結實者曰青桐見月令集解

孰知周

室琢圭戲却憶鄙風作瑟堪萋萃待他鳴鳳集卷阿吉

士喻良談

田鼠化為鴛

三月由來辰候當火鷄水鼠化其常相生位應子而午

交變神彰陰與陽田害去斯為善事禮儀成或佐佳相
堯居設以云比擬我亦無心黃屋黃

虹始見

天地緣何淫氣行晦翁茲語我疑生

毛詩蝻螽篇毛傳謂夫婦過禮則虹

氣盛君子見戒而懼故莫敢指鄭箋云虹天地之戒尚無敢指均於風人比義相合朱子集傳乃以虹為天地之淫氣殊害於理夫虹乃日光雨氣相薄而成並無淫義即如天地絪縕萬物化生乃陰陽二氣妙合而凝皆正道非淫氣也若相合即以為淫是夫婦人倫之始亦當以淫目之則魯論所云闕雎樂而不淫孔子論定豈亦不足徵耶總由朱子說詩不免拘而過當見是篇為刺淫奔遂以所比之物亦引而附麗之失正解矣然那

鄭衛三國詩尚從小序也至鄭風則自緇衣以下惟六篇與舊說相仿餘十五篇悉以淫奔斥之其與小序合者不過東門之墠及溱洧二篇外此雖風雨之思君子矜之刺學校廢揚之水之閔無臣亦目為淫奔而於將仲子之刺莊公山有扶蘇諸篇之刺忽皆置其國事而不問豈誦詩尚論之義哉蓋朱子泥於鄭聲淫一語凡鄭詩之以人言者無不屬之淫奔不知鄭聲淫乃言其聲非言其詩也鄭衛之聲大率近於淫靡非特桑濮漆洧本屬蕩佚之詞即今取二南之閨雝鵲巢諸篇奏之亦安能舍其土風而別從正始乎因辨虹為淫氣而引伸觸類及此並非有意春深律暖致斯見日映雲輕推尋惟折衷於至理而已

因以成西字朝隲必其雨東方暮現定為晴武夷亭幔空中架躡此居然到玉京

三月穀雨中三候

萍始生

植根於水實無根非色非空至理存鶴食鴨茵因物付
面青背紫任風翻虛舟不繫堪相擬老血變為木戲論
寂是風人王化被采蘋南澗意猶惇

鳴鳩拂其羽

七候曾經鷹化時拂其羽長上聲上高枝每憐喚雨鳩佳

矣似較呼晴鵲勝之聽去邕邕原入律看來楚楚可為

儀夏初春末望霖慣林外鳴音共鎖眉

按鳴鳩戴勝月令以紀農桑之候其為二鳥可知解者以鳩為布穀而以戴勝為織紵之鳥亦判然相別乃後世逞其臆見既以鳩為布穀又以為即戴勝則惑矣蓋布穀之為鳩確乎可信於何知之田家每以布穀鳴驗雨候即所謂班鳩也其形與聲了不相混而於鳩喚雨之說亦合若戴勝本名鷩因其頭上有毛如勝亦得戴勝之名不聞其亦能喚雨故孔疏直

駁孫炎所云鳴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鷩為非也考之
鳩凡十四名或戴勝即在其內但不得與班鳩合而
為一旦如郊子所陳五鳩九扈當時分以命官注疏
家亦艱於詳考則非驗之於今固不能徵古而無疑
耳

戴勝降于桑

既解催耕復司織堪於禽類首稱良農人聽若呼布穀
解見前以詠七十 蠶婦觀之識降桑仁見謂仁知謂知
二候姑從舊說

逸誠非逸忙非忙卯生嘉爾重民事儀鳳何須頌兆祥

四月立夏節三候

蜩鳴

二物訛為一物鳴蜩蜋蜩異形成

孔疏云周禮蜩氏

鄭司農訓為蜩蜋按蜩蜋即蛙孟夏正其鳴時若蜩蜋乃鼃鼠雖有能飛能緣能遊能穴能走五技而不言能鳴是蜩蜋與蜩蜋判然未曾精考禮月令遂致謬傳夏

二物不得混而為一也

小正

顧德基詩土狗宵來一部喧自注云蜩蜋夏小正

引三月穀則鳴且又取俗名土狗為釋非惟詩格庸陋亦足見考覈之不精耳蜩自能飛艱上

屋蝸惟知伏喜依坑每當望雨傾聽際蛙鳴為雨占偏厭藏
泥不作聲

蚯蚓出

食飲泉泥已足安忽然出土每僵乾龍蛇漫喻失其所
騰達由來取自殘仲子操充亦奚可歐陽文就頗宜觀
然非雨透初無此蚯蚓性喜陰濕常時伏於泥壤惟雨過土酥乃乘濕而出望澤常
從蘇砌看

王瓜生

一例王瓜種上各別欲求其實定誰耶黃菟或道郭云

是草挈復稱鄭注差

爾雅黃菟瓜郭璞注云似王瓜而王瓜自謂之蒺藜又謂之鉤茹蓋

別是一種也鄭康成月令注云王瓜草挈也考衍義云王瓜體如栝樓七八月間熟紅赤色今人謂之赤雹子與陶隱居言王瓜生籬落間者相合至鄭注草挈本草作菟葵江浙多有之秋結黑子如櫻桃似非王瓜也

即物舛訛猶此甚於人好惡定當加生花結實仍初夏

晚較唐宮亦自嘉

余以為王瓜即黃瓜每於四月進鮮學圃餘疏云王瓜燕京人種之火室

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中官取以上供唐人詩云二月中旬已進瓜不足為奇矣云云足為王瓜即黃瓜之證今雖入饌稍晚然猶種藝得法而成非藉大官糗火也

四月小滿中三候

苦菜秀

氣備四時當夏成首陽采秀佐和羹其甘如薺風人詠

非赤若珠顏氏評

顏氏家訓苦菜生於寒秋更冬應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是也又江南

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子大如珠或赤或黑今河北謂之龍葵世以此當苦菜乃大誤也

作苦充腸

宜旅客

杜甫詩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

微酸入口合書生信能咬得

其根者卓犖何妨百事營

聞見錄汪信民言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

靡草死

草原細矣加之靡索索其能免早摧設使自居於傾覆
應知誰得與栽培砌旁萼應先零矣園裏松筠自若哉
却憶雍陶有佳句客心似此亦堪哀

麥秋至

春謂竹秋夏麥秋竹秋無繫麥秋休久從望雪培根固

乃得翻風結穗稠寢念豫齊為歲計

河南山東以麥收為重二麥熟則農

民生計自饒因有一麥抵三秋之謗

每因餅餌切民憂兩歧非瑞普豐瑞

艱致其豐用是愁

五月芒種節三候

螳螂生

螳螂形異小蜘蛛何謂螳螂之母乎

鄭注云螳螂螳螂母也按螳螂螳螂毛傳

謂之長跖引郭璞曰小蜘蛛長脚者陸璣云一名長脚其形與螳螂絕不類何云是其母乎若螳螂著木形如半滿尚未化成更不得以螳螂為母也大抵方言原各判未精爾雅舛相

呼中郎博物知機早御者開君喻理殊一介陰蟲能識節仲舒三策語非誣

鵲始鳴

螳螂已應一陰生
鵲鳥一陰亦應鳴
物類氣機運相感
圓神方義道堪明
雖然彼豈知乎此
徒以言而紛有評
戴氏掇其呂氏語
幾曾月令聖人成

反舌無聲

百舌能為百鳥語
將臨夏至寂無鳴
轉喉已過陽極盛
噤舌因於陰始生
飛掠花間祇留影
棲停樹杪亦收聲
順時而動順時靜
何有韓文不得平

五月夏至中三候

鹿角解

木蘭鹿與熱河麋解角均於夏至時雖曰牝同頭禿矣

原看牡異隊分之

鹿解角後牡鹿之頭亦禿迺遙視幾與牝鹿無異然牝牡仍別羣而遊原未

嘗不可辨也

下來頗似牛羊晚

嘗於避暑山莊作文園四詠於詠鹿篇有野鹿如牛羊日

夕每下來之句

友去聊欣左右宜著說證明千古外此非莽智

驗真知

按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孔疏謂說者多家

皆無明據熊氏以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

是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頴達雖引其詞而不信其說然亦迄無定論以今考之木蘭之地多鹿迤南亦間有麋至盛京吉林熱河則有麋而無鹿雖鹿大而麋小毛色亦異然無不夏至解角乃知熊氏之說誠誤也非惟熊氏誤即小戴所採呂氏之書與大戴所錄夏小正之冊亦皆誤也然則遂無解角於冬至者乎曰有之則南苑之麋是余既辨正而為之說詳見後麋角解詩按

蜩始鳴

五月為蜩七月蟬時殊一物兩名遷初聽仲夏聲猶細
漸泛薰風韻亦鮮欲笑鵬飛圖九萬漫驚螳捕在絲絃
蜩詩既曰行如令於鵙之鳴胡舛焉行風五月鳴蜩是
夏時也而七月
鳴鵙實夏之五月為周之七月以一之日二
之日數之則為七公旦之詩何以有此舛也

半夏生

藥草生當五月中江南端帋及齊東率因地道時差異
自致物羣品不同水玉象形名頗得守田會意號尤工

岐黃之術非吾曉修治無須問焙烘

六月小暑節三候

溫風至

南風曰巨即溫風至極至來訓不同

至亦訓極亦訓來
季夏暑氣之至極

故曰溫風至非
謂其初來也

季也定非來以始夏哉應是極而終登

臺拂拂面猶撲揮扇炎炎汗更融却憶良農方炙背三
耘努力鹵田中

蟋蟀居壁

六月莎雞振羽時不妨逢壁且居之或墻或穴原無定
曰蠕曰肖則尚遲屈以為伸應有待動由乎靜更何疑
孟冬仍即於牀下復始歸根理在茲

鷹始擊

爾雅禽經名已紛鵯師赤輩本能分

鵯師赤者四語司
鷹鵯之人如蒙古

語所謂錫保赤者也鷹鵯鵯隼各分其
類而飼養者亦不同也詳見後按語

當春毛換方弱

耳經夏羽堅始擊云野者自當謀食巧養之斯在用功

勤

鷹在野當春脫羽時每脫不過一羽且舊者甫脫新
者即生故尚能搏物以自充口食其經人畜養者曰

餵肉換毛時必覓鳥雀飼之毛羽皆成片而脫故不復能飛搏必待新毛長全然後奮擊此事四人知之最詳向詢之白元史命和卓云畜禽亦實尋常事板屋為奢似費文興和建

屋居海青並海青換羽時不可無木籠以聽其施展名雖為屋實則籠耳今時亦然乃養鷹常事並無多費而史家謂之建屋過甚其詞意在寓譏不知其言之失實也

按禽經於鷹鷂鷂鷂之屬名類糾紛往往強為牽附且以小而鷂者為隼大而鷂者為鳩殊失實矣夫鳩自為類性亦不鷂與鷹鷂之屬何涉而爾雅翼又云在北曰鷹在南曰鷂尤支離無據不知鷹與鷂本是

兩種豈因南北異名良由書生目不識鷹惟据紙上
陳言互相傳會設叩以鷹鷂之所長其不茫然莫對
者幾希矣試以鷹鷂各種言之鷹則用以取雉者也
鷂小於鷹止能捕鶴鷄鷂較鷹為大善搏兔故亦謂
之兔鷂又有一種捕野鴨者謂之鴨鷂惟鷂之大數
倍於鷹鷂故鷹與鷹皆可攫而致之雉則今無其名
然曰小而鷂則於海東青為近其飛最高故能擒天
鷲第產於黑龍江故注禽經者未之知耳至若鷹在

野雖換羽時亦能攫物以資啖蓋一日不自覓食則苦饑而居籠者日飽肉食無所容其自求故脫羽即不能奮擊若令野鷹效之其不坐以待斃者鮮矣斯事雖小可以喻大如我國家

開創之初八旗子弟隨征從無輸輓軍儲之事而人自為戰士馬飽騰今承平日久或征調滿洲兵非齎糧即不能行可見自食者力勤人食者志惰孰謂禽鳥之微不可通於政治乎

六月大暑中三候

腐草為螢

草腐無情却有情化為螢乃傍宵行得陰氣不愁雨濕
生夏方因似火明遊月居然雜星點泛風奚礙傲燈檠
東山什善體人意世事那能免遠征

土潤溽暑

土王龢原當於四時夏之德火乃蒸之潤而為溽歆無
比濕以成炎鬱豈辭圖治欲因去酷吏靜心誰得似禪

師繼儒乃曰舟中好識者知其有遁詞

內府藏有陳繼儒字幅云人但

知避暑而不知避梅避梅無過舟居如釐湯裏避暑為衆熱所不同雖拾佛家語未免壞他世像為遁詞云

大雨時行

月建未斯當井宿井司水故作為霖大雲每見浩無際

十日難云期不謀倏暗忽明多幻勢橫排豎灑暢雄音

怨咨詎止塵民苦南北河工更繫心

每夏月大雨時行恐致成潦既念田

廬復虞河漲或潰堤堰南北河工無不塵懷也

七月立秋節三候

涼風至

避暑何須走若狂披來迎面遞微涼
幽風七月同流火坤卦初爻先聲去
履霜曉看梧階一葉落宵聽蓮漏幾聲
長窳憐班扇託深喻秋節臨當篋裏藏

白露降

晴朝草際露華流乍見盈盈白色浮
傾向硯池真受采落來鈿砌漫驚秋
底因文武分沈布空說龜蛇作飲遊
却笑求仙漢皇拙銅盤高峙若為收

按三輔舊事稱建章宮承露盤高二十六丈大七圍
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飲之云云夫露降於天下
被草木沆瀣英氣不關其高與低也且二十餘丈之
高盤將何以上而取之記載家之好奇不經大率如
此甚可笑也嘗於夏月收荷露烹茶所為取之無盡
用之不竭無涉求仙而實稱韻事

寒蟬鳴

樹蟬音亮晚風披羣噪斜陽返照枝原是夏中始出物

謂五月鳴蜩蜩蟬本一物也似知寒至各爭時膀鳴疑奏新聲巧殼
蛻寧憐舊體遺劉勝其人大可畏用人者曷亦思之

七月處暑中三候

鷹乃祭鳥

幾人熟讀禽經者族類仍訛鳩與鷹

古人於鷹與鳩混而無別雖月令亦

不免訛舛

羽翼已成應搏擊生鮮欲啗且憑陵彼其在野傳

疑幻若此居籠見那曾

鷹在野而祭鳥既不能向人自達其意又誰知之而誰傳之若

籠養之鷹投以肉食啗之立盡從未見其先祭也

月令分明言獮祭祭先之語

典何徵

月令注鷹祭鳥者將食之亦有先也孔疏云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若供祀先神不敢

即食云云說本不經顧德基此題注云似人之食而祭其先代為食之人尤失之鑿夫獺祭魚乃既得魚而圓列於水滢有似於祭耳埤雅乃謂獺為自祭其先實理所必無鷹更不然飛而搏鳥得則玩弄而食之亦如貓之捕鼠戲攫少頃待其將斃而即啗與獺之圍圓陳列已絕不相類更安得有祭先之謬說乎使如所云鷹與獺皆能祭何以不聞虎之祭獸也且以常理而論胎生者靈於卵生卵生者靈於化生如犬馬皆能會人意而禽則不能然雞鴨猶可呼之而至若魚鰕雖呼亦不至矣

天地始肅

秋是刑官商作聲狀為義氣肅而清地乾潦盡波光淨

天淡雲閒曦影明
粵宛設如闕
收歛廣輪亦豈鎮榮生
蕭森巫峽當年況杜老因之八首成

禾乃登

春生夏長逮秋成
何日不籌雨與晴
幸得圃場登寶穡
幾多辛苦共農氓
餘三餘九猶須計
如坻如京那易盈
寄語方來為政者
勿將容易說豐亨

八月白露節三候

鴻雁來

金少卿八十二
卷五十七
熱去寒來雁自知何曾箇裏措心思北風借笑還湘浦
南國懷哉別漢陸湖上徘徊留影照雲中清朗有音遺
兩行斜列原無意誰謂世人人字之

元鳥歸

塞鴻來實去江國元鳥歸當何處歸徒見攜雛一朝去
那辭命侶隔年違頡頏誰與為瞻望巧拙其間底是非
分付明春應至者舊巢好在認依稀

羣鳥養羞

巢迴窩低各自謀近冬羣鳥養其羞傳云凡事豫則立
記曰百工亦有休誰謂微禽無識見却収首蓄御窮愁
雪深林凍山枯寂坐食何勞逐逐求

八月秋分中三候

雷始収聲

作解原於甲坼候時行更復暢豐隆収聲適合金韃逮
應節況當八月中可識響餘定歸寂徒看雲佈暗消風
阿香此後多閒暇明歲推車役再充

蟄蟲坏戶

人識天寒塞向時蟲雖微也亦當知坏斯戶則惟應矣
俯彼頭猶且待之計以安居原在豫出而致用漫嫌遲
馮生萬物適其適覆載鴻功豈有遺

水始涸

天一生之地六成隨陰氣與作虛盈雖當亢氏朝云見

國語云天根見而水涸注云天根星在亢氏之間
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何礙

江河東以行江河源遠流長雖當潦盡之時
不過稍殺其漲原無涸事也設使澮溝

原立涸便教潭峽亦當清有無源本別於是然豈云乎
大海瀛

九月寒露節三候

鴻雁來賓

先後飛來本不倫先呼曰主後呼賓

月令孔疏云仲秋直云鴻雁來以其

初來即過故不云賓季秋云來賓者以其止而未去猶如賓客也或云雁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其說較此遲彼速亦何定立字安名有底真歸計原為直捷

期天以外旅棲權借水之濱木蘭嘉客隨園後都効劬

勞稱雁臣

每歲木蘭秋獮諸蒙古扎薩克王公等畢集隨團典屬向以蒙古按塔哈稱之按塔哈者

國語謂賓客也各蒙古本皆稱臣從不敢以賓客自居然其來時適當鴻雁來賓之時較古所謂雁臣者尤貼切也

雀入大水為蛤

飛潛異類不相知蛤也何緣雀所為鼓動氣機隨物化

浮沈海水任形移成樓漫與蜃同較充鼎端因鵠共持

燕百歲而鳥千歲說文此語本之誰

說文曰鵠千歲鳥所化蛤百歲燕所

化此語謬悠亦無本也

菊有黃華

秋當金令正司時金色為黃菊肖之爭作芳菲傲西帝
不妨寂寞伴東籬午風微泛香無定曉露常灑韻有姿
試問棠棠同者孰桂林栗亦幾枝垂

九月霜降中三候

豺乃祭獸

豺貌如狼心獨善彼惟殘賊實頑冥逢人弗害堪稱惠

遇虎則威別有靈

豺雖似狼而不害人虎反懼之豺所
溺處虎不敢履故獵者不射豺以其

為仁獸也

鷹鳥獺魚向已辨圍陳若祭例堪型先王候以為

田獵此語由來甚不經

埤雅云季秋豺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其說

與鷹祭鳥獺祭魚相類前已載正之又方言云豺取獸四面方布而陳祭故先王候之以田禮記所謂豺祭獸然後田獵是也記所言蓋以豺取獸為田獵之候豈豺果知布獸陳祭乎

草木黃落

季秋深矣露為霜草木侵尋青變黃已看洞庭遇風下
空傳石谷待時長陌頭淡淡殊常況林際蕭蕭有底忙
莫怨眼前饒寂寞明年依舊繪春芳

蟄蟲咸俯

坏戶由來又幾旬順時俯首養元真行藏任運本無事

動靜隨宜自有倫伏氣可辭飲與食存身將以屈為伸

秋官穴氏稱攻火意謂失之類不仁

周禮秋官穴氏掌

火之注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乃可得之云云余以為獸順時入蟄燒其食以誘殺之是

乘殆不仁與王政相戾且蟄獸所聚食物皆藏於穴中從無積於穴外者按國語謂野鼠藏食穴為鄧密桑阿

今口外山野多地鼠藏食之穴信而可据又按漢書蘇武傳武既至海上掘野鼠去草實而食之顏師古注云

去謂藏也考字書去與奔通足為藏食穴中之證乃注周禮者謂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而得之其外

甚矣蓋由未悉北方物土妄以己意強釋經文向亦無辨訂之者故不免沿訛至今耳

十月立冬節三候

水始冰

元冥司令氣初凝應候因之水始冰纔見流漸輕泛沼旋看浮片已成凌魚遊嫌此礙何至狐聽增他疑不勝
掬取竅宜玉壺置龍標佳句亦堪稱

地始凍

水寒土暖有前聞其凍亦因先後分陽氣微輸陰氣盛

閒評

十月小雪中三候

虹藏不見

雨過天晴餘水氣日光相射彩虹披每於夏出原為慣

謂曰冬藏頗覺遲

虹每因雨霽夕陽照映而成夏日恒見至秋已弗恒見謂應小雪後似遲

何處應真成道去

梵僧有成道者其化身或乘虹橋而去見梵典

更傳仙侶設

橋移霽霄舉目都無見盡洗煩言却合宜

天氣上升地氣下降

天地不交七月否然其間尚有三陽孟冬坤卦陰之極
下降上升時則當奇以輕清靜為斂偶惟重濁動還藏
弗恒闢亦豈恒闔來復非遲七日將

閉塞而成冬

上升下降弗相應閉塞其間若弗通息以為消消以息
終由於始始由終生機默運誰能識造物鴻功自不窮
王者奉天無二道一心祇在體元中

十一月大雪節三候

鵲鳴不鳴

殺鳥夜鳴曰求旦金禽曙唱類司晨

隋書禮儀志
雞是金禽

遇冬

乃便噤其喚報曉何當認作真贊郭

璞

既稱飾武士傳

去素

淑

又紀服幽人較於反舌無聲異寒暑其間實不

倫

反舌無聲是畏暑也鵲鳴不鳴則
畏寒也其畏雖同而寒暑實異云

虎始交

畏熱由來百獸情獨惟虎更較他羸故其交在仲冬候

亦必胎而七月生

見家語

已是從風著於象要當格物致

乎精泰山原自喻為政負子渡河語豈誠

按後漢書劉昆傳載昆為弘農太守仁化大行嶠嶧
道向多虎皆負子渡河云云夫虎猛獸也止知藏林
藪逐鹿豕以養其生太守仁政虎安得知之又豈能
推太守意不傷民而去一一負其子以行哉范蔚宗
紀此第欲揚劉昆之美而適以滋有識者之疑實無
取也且其說或因禮記孔子過泰山苛政猛於虎之
言倣而為此不知苛政猛於虎乃指物喻政不失為

正若謂虎知善政而相率渡河則事所必無向曾作文辨正之

荔挺出

荔草原非荔枝樹其名不一已紛焉

荔挺草類與荔枝樹名相近而實非

又薛荔香草見離騷草如烏韭見山海經又漢武帝得南越奇草異木起扶荔宮植之雖皆以荔為名而與荔挺俱無涉也始生自是芸同也挺出當知龜實然

禮月令荔挺出

注馬龜也

以論傲寒誰可並因思得氣最為先設云辟火徵

占驗

易統驗元圖云荔不出國多火

怪力亂神聖所捐

十一月冬至中三候

蚯蚓結

凝冬自不凍黃泉蚯蚓居之安則然絕飲已同龍與蟄

伏眠何異兔為陰別名豈必已人辨本草已人謂之胸臆充操惟

應仲子堅早是一陽生子半即看啓戶答芳年

麈尾解

月令曾將麈尾傳訛難訂始於誰山莊夏五麈尾見
海子冬中麈考知設匪真經親試定其差亦豈易為移

憬然悟復輒然笑記載千秋率若斯

歲壬午余既辨明鹿與麋皆解角於夏而月令之言
解角於冬者則未詳何屬蓄疑者五六年丁亥冬至
忽憶南苑有所謂麋者俗名長尾鹿或解角於冬亦
未可知遣御前侍衛五福視之則正值其候有已脫
者有在剗僅脫其一者持其已解之角以歸乃恍然
於冬至實有解角之獸月令所言不為全誤第誤以
麋為麋耳蓋鹿之與麋北人能辨之而南人則弗能

識塵與麋亦然故注疏家沿譌襲謬無有辨證之者
乃至以鹿為山獸麋為澤獸而不知其實皆一類也
因命改正靈臺時憲而月令則仍其訛以傳行已久
不必改也並為之說以示信解惑焉

水泉動

月值復而方值坎水泉應動更何疑氣溫原自無凍

理

泉得氣之溫雖冬弗凍流而為溪始
結水即井亦弗凍不過冬時微弱耳候冷亦常有弱

時律轉一陽壯於昨昀翻幾突落為漪鏡奩開處光明

朗詎必微風練影披

十二月小寒節三候

雁北鄉

名之陽鳥以隨陽曦御北移北鄉當已注意焉彼沙漠
行將別矣北瀟湘由來逆旅原無定設曰攸居易有常
桃李園中春夜宴李青蓮句豈為狂

鵲始巢

禽中最具性靈物子月構巢擇向明抵玉或緣占噩夢

桓寬鹽鐵論云崑山之旁以玉璞抵鳥鵲初讀而疑之
以玉璞非抵鵲之物而鵲亦可以不抵因詢之和闐人
之備侍衛者則稱回部諸城皆有鵲而和闐獨無且云
相傳其地不可有鵲有則必致刀兵地不寧年不豐故
和闐人見鵲即抵之蓋和闐為崑山旁支其地產玉初
非所貴用以抵鵲容或有之桓寬之說不為無據第未
詳其故耳向曾著為說
以證鹽鐵論之不安
傳枝却解為聲字生知風因以
分高下背歲兼能避懼驚一節祇應憎爾者每當望雨
乃呼晴

雉雉

禽鳴屈頸象如勾

凡鳥鳴必屈其頸蓋
用力以揚其音也

雉雉應於音義

求能識一陽回地肺因倡百鳥發春喉周人漫擬尚求

喻宋帝遲懷空返羞設以如臯論恒理斯時微覺先聲

乎不

雞鳴應於春故得其卯必於首夏此經屢驗者月令屬之冬似乎過早實亦未之間也

十二月大寒中三候

雞乳

卵生無乳胎生乳

謂產也胎生者乃有卵生者無此雞乳之乳讀如又切采去聲雞乳

蓋因字翼名从乙从孚元鳥喻司晨司夜玉衡精知時

雅合為雄唱論政還當戒牝鳴漫道新雛力猶弱養成

擬賽鬪場爭

征鳥厲疾

鷺禽亦復名征鳥其性能禁艸風與霜百草已枯眼益疾三冬欲盡力尤強雄心勁羽方將試華絆金環亦所當苑監告他飼養者還應熟慮飽而揚

水澤腹堅

卦在坎還支在亥亥為剛地坎為川無非氣運神而化自合凍凝腹乃堅太液冰嬉頒賞賚萬年國俗寓機權

國俗有冰嬉之技每歲冬至後至臘日於太液池按八旗排日簡閱分等賞賚既可肄勞習武兼以勵衆施恩誠萬年所當遵守之善制也
貞元遂啓三陽泰七十二章吟以全



御製詩四集卷五十七